

上学路上

那年,我考上了一所中专,学校在绵阳。我高考时才第一次进县城,而父亲走得最远的地方,是我读高中的区上。我们,都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

父亲坚持要送我上学,说也要出去见见世面。他说这话时,眉开眼笑,脸上竟有几分孩子气。

出门的头天晚上,突然下起了暴雨。第二天早上,雨仍没有停的迹象。父亲把家里那件唯一的雨披让给我,他把蓑衣穿上,戴顶草帽,扛着行李冲进了雨中。

我们来到乡上的农机站,我的一个表叔在农机站开东风大货车。可驾驶室里只能容一个人坐,父亲叫我抱着行李坐驾驶室,他爬上了车厢,忙乱中,那顶草帽不知被风吹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们所在的乡上离县城有30多公里,那时没有水泥路。公路被雨水一淋,泥泞不堪。差不多有小半天时间,车子才进了县城。父亲从车上下来,嘴唇发紫,浑身的衣服淌着水。

雨已经停了,太阳从云层中钻出来,地面的积水闪落着一个一个太阳的影子,又反射出一片白光。我们不知走过了几条街,又上了一座桥,压在父亲肩上的行李,慢慢地显示出它的重来。父亲的发梢上挑着粒粒汗珠,那件蓑衣上冒出一层薄薄的雾气。

到了车站,买票、上车。父亲穿着那件蓑衣,显得体型有点肥大。他身上湿漉漉的,又散发着汗味,没人愿挨着他坐。幸好车上乘客不多,还空着几个座位。

又是一路疾驰。车上有乘客议论纷纷,我才知道途经的简阳、龙泉驿等几个陌生的地名。又隔了一段时间,车窗外的建筑物多了起来,一些很高很高的楼房,从我眼前一闪而过,过成都了。

到新都的时候,车子抛锚了。司机很丧气说,这个破车不知道啥时候能修好,今晚不走了。大家都下了车,四散五落地,迅速融入了南来北往的人流中。

太阳已经落坡了,空气中残留着几丝燥热的气息。我和父亲的脚步都显得有几分踉跄。路旁有一个卖稀饭的馆子,我们拐进去,父亲一口气点了四碗稀饭。他又问我想吃什么点心,馒头还是包子。我正嗫嚅着,他又自作主张点了两个馒头,说吃馒头实在,经饿。服务员又端过来一碟咸菜,父亲木了一下,很小声地问:要钱吗?服务员笑了笑说,不要。

稀饭很清,用筷子几乎挑不上米粒来。父亲索性端起碗来,呼呼噜噜地喝。他的喉节一上一下地移动,两碗稀饭很快就见底了。

父亲向服务员打听附近有哪些旅社,每个旅社的收费标准。他坐在那里,沉默了一会儿。最后,我们找到父亲挑选出来的那家旅社。父亲选了一个房间,是可以歇五六个人的大通铺。

夜晚,又是一阵急雨。伴着雨声,我和父亲很快沉入了梦乡。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这个大通铺房间,还是只有我和父亲两个人。父亲很高兴地说,那些出大价钱睡双人间的,还不是和我们一样?好像省出来的那点钱,是我们赚到的。

当天到学校,一路顺畅。我那时虽已18岁,却仍然懵懵懂懂的,只知道跟在父亲身后,父亲一路上既要带着行李,又要照顾我。收拾好床铺,父亲长吁了一口气,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

第二天,父亲临回家时对我说,出门在外,嘴巴要甜点,鼻子下面就是路,晓得没?他一连问了我几次,我也点头了数次。

一晃20多年过去了,我工作、成家,一切按部就班。前段时间,我乘坐高铁到绵阳参加同学会,不到两小时就到了,而这段路,当年我和父亲走了两天一夜。

同学们聚到一起,谈笑间,就说到了当年父亲穿着蓑衣送我入学的往事。可是,我还是怕想起那年上学的过往,我怕想起父亲把那一身透湿的衣服又穿干;我怕想起父亲很豪气地把桌上的两个馒头推到我面前说他已经吃饱了;我怕想起父亲披着那件蓑衣,在都市的街头找人问路的小心……我怕想起这些时,会禁不住流下泪来。

其实,我和父亲一样,并非生来就那么坚强。

散文

半城烟火半城花

周萍

相信在很多人心目中,温江是这样一座城市:半城烟火半城花,烟火气息与时尚精致并存,文化肌理与生态系统紧密融合。这里充满着奇妙的风情,抬头可望皑皑雪山,低头可见良田沃土。四条蜿蜒流淌的河流,穿过城市中心,穿越岁月长河,一路向东奔流不息。

岷江高山上融化的雪水,沿千年古堰如万马奔腾,呼啸而至,一泻千里,灌溉着这片古蜀鱼凫之地,让这片鱼凫故地因这流水冲击形成的平原丰饶美丽。

温江这座有着深厚人文情怀的城市,古有鱼凫王插柳定都城,今有革命先驱王光祈远赴德国,希以音乐之力而谋救国之道。无论碧草青青的鱼凫城墙遗址,还是曾经书声琅琅的社学巷,都充满着烟火气息与灿烂的历史文化底蕴。千年鱼凫王开创古蜀文明,才有了如今温江的繁华;王光祈离家追寻梦想,建立少年中国学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传承与发展,光荣与梦想,古往今来,追寻的脚步让这座城向前不停。

半城烟火半城花,温江是如此的让人着迷。

一条高速路作为分界,把一座城市划分为两个区域:南城与北林、城市与乡村、烟火与时尚、繁华与宁静、淳朴民风与现代科技精准结合起来。从高空俯瞰,温江的地形像一把魔幻的扫把图形,南边宽敞处是城市的璀璨灯光,高楼林立,匆忙的人群,飞驰而过的高铁、地铁,以及奔流不息的车流,两岸密集的摩天大楼,满是繁华都市的热闹喧嚣与时尚气息。图的另一头,富饶的土地上,沿着杨柳河数十公里绿色梧桐长廊,沿河生态绿地,满目苍翠,一年四季繁花似锦。这片土地上生长着上千种植物,触目可及处,花木扶疏,绿意盎然。

穿城而过九曲十八弯的江安河,蜿蜒曲折,贯穿全境,终年流水潺潺,从西向东奔流不息。高空俯瞰,沿河两岸,植满花草树木,南城绿道像一条绿色的缎带,给这座城市增添了诗意。每当黄昏,华灯初上,沿河两岸,流光溢彩,人流如织。

这座城市,有着包容与接纳的胸怀,近百万的人口,超过一半都是外来者。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在这座充满烟火与花开味道的城市里,更懂得“此心安处是吾乡”的道理,找到心灵的归宿。

德国19世纪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他在书里写道,当人的栖居生活通向远方,在那里,在那遥远的地方,葡萄闪闪发光。那也是夏日空旷的田野,森林显现,带着幽深的形象。自然充满着时光的形象,自然栖留,而时光飞速滑行。这一切都来自完美。于是,高空的光芒照耀人类,如同树旁花朵锦绣。如今的温江,就是诗人书里的描绘。

温江是一座时光与诗意交织的城市,它的诗意藏在南城也藏在北林,藏在白天也藏于黑夜,藏于半城烟火半城繁花的世界中。温江人的气质就是城市的气质,你、我、他就是这个城市最美的风景,仿佛莫奈与19世纪的巴黎相遇,贝鲁西和艾克罗伊德在20世纪的芝加哥找到彼此。

这就是温江,一个温润如玉、温暖如春的地方。

这就是温江,看不尽的半城烟火半城花。

“浣花溪”征稿启事

欢迎投来散文(含游记)、小小说等纯文学作品,诗歌因系编辑部自行组稿,不在征稿范围内。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字,标题注明“散文”或“游记”或“小小说”。作品须为原创首发、独家向“浣花溪”专栏投稿,禁止抄袭、一稿多投,更禁止将已公开发表的作品投过来。作者可以将自我简介、照片附加在稿件中。邮件中不要用附件,直接将文字发过来即可。部分作品会被华西都市报《宽窄巷》副刊选用。作者信息包括银行卡户名、开户行及网点的详细准确信息、卡号、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

投稿邮箱:huaxifukan@qq.com

月见花

陈友

月见花,是我陪护父亲时,在绵远河源头河畔遇见的花。

月见花亦草亦花,无论荒坡沙滩,都是它们的家园。月见草油对很多疾病都有疗效。夏季正是月见花的花期,民间又叫它夜来香,据说只在夜里灿烂,月光是它们的花魂。

我认识的月见花有两种,花托上一个绿,一个红。绿的白天也灿烂,红的绝不张扬,要把笑脸留在低矮、阳光无法留驻的地方。白天,红月见花将一脸鲜艳嫩黄的花容折叠,待到黑夜,将饱满的阳光张开,捧出冰清玉洁的样子,那一定是十分温馨的风景。

父亲住在绵竹汉旺一家养老院里,我去看望他,路上看见的大都是红色花托的月见花。

那条路原本是绵远河畔荒凉的河滩。岸边驻了企业后,年前才在一夜之间铺成了宽阔的货运大道,因即将迎来汛期,沿途颇具规模的河道整治工程已偃旗息鼓,不时有旧时残缺的河堤以切割方式,零乱地从路两边滑过,可以想见绵远河在漫长的时光册页里,曾经经历过怎样艰难的抉择和跋涉。

起伏在视线的,是一丛丛芭茅、蓬蒿,还有一些构树、葛藤。野草、杂木披着厚重的枝叶,无规则地拥挤在河滩,像一团团牵拉着头的老人。绵远河枯水期瘦弱的身影,拄着宽阔、弥漫横斜的河滩泥沙,朝着茫茫天边迤迤而去。

赶赴汉旺的路上人影稀落,对我来说,几十公里的车程,如同跋涉在沙漠。

月见草一米左右高,自由生长,有些一株会分出很多别枝,直径可达几米。它们叶片簇攒,粗壮的下枝是草,上枝是花,有两三朵的,也有几十朵甚至更多的。

朴实敦厚是月见草的本真,它的枝条坚硬如铁,有着磐石般笃实的信念,因之,方能彰显非凡的勇气和担当。

月见花分布在草丛中,红色的花托托着嫩黄半掩的芳华,呈现婀娜万千的姿态,就像是闪烁在夜空的星辰。一团团红妆飞舞灵动,又像是一些淳朴、热情的农家女,引领我走进这满目的荒芜和杂乱。

红影枝头在草丛轻快地跳跃,眼前步履滞拙的绵远河似在告诉我:这就是生命,“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曲折和疼痛总是如影随形,相依相伴。

雨中的月见花是盛开的。密集的花朵在枝头挂起一串串微笑,像一只只翩跹的蝴蝶,让人体味到风雨后阳光明媚的愿景。那时,雨雾在我的四周叠成重重围城,冷雨不住地扑打在三轮车的玻璃上,密集的雨珠怎么刮也刮不去,就像我在靠近父亲时内心奔涌的泪水。

当我看见那一串串微笑,那一只只飞舞的蝴蝶,内心的狂澜才渐次平息。我知道,出自草门的月见花,她们那被风雨托出的纯净和娇艳,就是迷途中引领我突围的灯塔。

80多岁的父亲脑梗半瘫后在家中无条件护理,入住养老院已经3年了。

父亲一段时间无法排便,护工们帮助他,为父亲一次次敲开新生的大门;父亲一段时间无法吃饭,护工们就变着法为他做粥、喂粥。

护工多是青壮农家女。她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每天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协助老人康复锻炼、洗足按摩、随时清洁等繁琐琐碎的工作,替我们这些儿女们悉心延续和呵护着亲情温暖。

她们敦厚朴实、不逐浮华,在平凡的岗位传递着人间大爱,就像在绵远河畔那些向阳而生、向阳绽放、在风雨中点亮我迷途的月见花。

我虽未目睹月见花夜幕掩映下的风采,但我知道它们是光明的使者。那犹如夜莺般在月夜敞开的芳香,温暖着一个又一个孤寂疲惫、在雨夜里寻路奔波的灵魂。